



▶石长言拿着扩音器高声喊“磨剪子嘞，抢菜刀”。



▲一市民接过磨好的菜刀。



▶老人仔细地数着钱。

▶石长言收拾好东西，准备前往另一个小区。



▶石长言带着他的“磨剪子嘞，抢菜刀”渐渐消失。



▲68岁的石长言是一名磨刀匠。他说，年轻人多不愿做这一行，现在城市的磨刀匠多是和他一样的老人。

“磨剪子，抢菜刀” 半百老人的坚守

城市里
渐逝的行当

文/片 本报记者 邓兴宇

“磨剪子嘞，抢菜刀”。苍老的嗓音带着一丝沙哑，穿过大街小巷，传到更远的地方……

上世纪七八十年代，磨刀匠的生意相当红火，从业人数也较多。现如今，年轻人对这份活计根本不感兴趣，多是一些年过半百的老人在“守着”这门手艺。而年轻的市民中，选择磨剪子、磨刀的也越来越少。

68岁的磨刀师傅石长言从事这一行已有十五六年时间，家在郟城的他在菏泽城区租了间房子。古铜色的脸上爬满了深深浅浅的皱纹，每天他都会骑着电动三轮车，带着自己的“宝贝们”：长凳、小水桶、磨刀石、扩音器、工具箱……走街串巷，边走边吆喝，“磨剪子嘞，抢菜刀”。

16日一早，在天香路一小区门前，石长言将长凳从车上搬下来放平。那条老长凳不过一米多长，一

头立着一个直径十几厘米的砂轮，老人坐在一头，砂轮与老人之间平整地放着一块已消耗大半的磨刀石。石长言打开收音机，一段黄梅戏播出。

“磨剪子嘞，抢菜刀，菜刀三块一把，剪子两块”……老人拿出扩音器冲着小区喊了几遍。不到一秒钟，几位居民就闻声而来。

老人接过刀，熟练地转动砂轮摇把，一道道火星迸出，刀身上也擦出一条条划痕。用砂轮打磨完，石长言从板凳旁的小水桶里拎出绳头，将少许清水滴在磨刀石上。“刺啦、刺啦”，左手握刀，右手向前推动刀背，那刀刃在已呈弧形的磨刀石上来回滑行着。石长言佝偻着的背也时高时低，有节奏地变化着。磨刀石上出现了灰色的水渍，时浓时淡。

“找你好几次了，今天朋友打电话才知道你在这。”一位妇女提

着两把菜刀走了过来，石长言接过菜刀，先是眯着眼对着光检查刀刃的磨损情况，“这刀砍骨头了吧，都有口子了，刃陡，切肉行，但不能砍骨头，砍骨头三天就卷刃了。”

“磨过700多元一把的刀，磨过修脚的专用刀，磨过德国进口刀……”谈起磨刀磨剪子，石长言来了兴致，一谈一大溜，“磨刀不难，磨剪子难，不但要掌握力度，还要控制好角度，要不磨出来的剪子肯定不好使。”

“老伴没了，我觉得一个人在家很没意思，出来转转，还能挣些钱自己花，不用给儿女要钱了，挺好。”石长言有两儿两女，但没人愿意接他的班继续干这一行。

忙到中午12点多，石长言收拾东西准备回家，骑上三轮车，不自觉地又喊了句“磨剪子嘞，抢菜刀”……